

第十八冊：列傳

清史稿

卷四三至
卷四八三

洪氏出版社印行

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

列傳二百三十九

洪汝奎 楊宗濂 史樸 史克寬 沈保靖

朱其昂 弟其詔 宗源瀚 徐慶璋 徐珍 蒯光典

陳通聲 潘民表 嚴作霖 唐錫晉 婁春蕃

洪汝奎，字琴西，湖北漢陽人。道光二十四年舉人。咸豐初，考取官學教習，期滿以知縣用。參曾國藩軍事。同治初，洊保至江南道員。總理糧臺，供應防軍及他省協餉。又籌還西征洋債，出入逾二十萬，綜核名實，不避嫌忌。光緒中，沈葆楨爲兩江總督，尤倚任之。葆楨治尚威猛，因疾在告，輒疏請汝奎代治事，聲望益起。會詔求人才，大臣交章論薦。五年，特擢廣東鹽運使。調兩淮，裁冗費，建義倉，濬揚州城河。方欲大有爲，而江寧三牌樓之獄起。

先是有棄戶三牌樓竹園旁，汝奎令參將胡金傳偵獲僧紹宗等仇殺謝姓男子，又稱薛姓，名亦屢易，汝奎請覆訊。葆楨以會匪自相殘，卽置大辟。逾三年，得真盜周五、沈鮑洪等殺朱彪事，時地悉合。事聞，命尙書麟書、侍郎薛允升往江南卽訊，金傳坐濫刑失入，治如律，汝奎失察，擬職遣戍，葆楨以前卒，免議。於是朝旨申戒各行省慎重刑獄，並禁嗣後武員毋庸會鞫。汝奎至戍所，未幾赦歸，遽病卒。宣統初，總督端方疏陳其治行，復原官。

楊宗濂，字藝芳，江蘇無錫人。咸豐末，以戶部員外郎在籍治團練。時錢鼎銘乞師於曾國藩，宗濂偕行。及李鴻章以援師東下，宗濂率舊部爲軍導，屢著戰績。劉銘傳進剿江陰，宗濂率濂字營守楊舍。賊來犯，宗濂領沙團擊卻之。沙團者，起於江岸集衆自衛，以技勇名，賊皆畏之。攻無錫，宗濂任前鋒。與賊酋黃子澄鏖戰，夜奪北門入，拔其城。合攻常州，宗濂督戰西門，架浮橋，獨騎先進，馬驚逸，墮河，躍起易騎再進，揮兵肉薄登，遂擒陳坤書。江南平，隨鴻章移師剿捻，總理營務處。軍興所至索官車，吏民交困，宗濂創立車營，行軍所需，預爲儲峙，隨時無不備。諸軍仿其制，皆稱便。積功擢道員。

同治十一年，權湖北荆宜施道，被劾罷。鴻章創北洋武備學堂，奏起宗濂總其事，成材

甚衆。光緒十六年，授直隸通永道。時畿輔大潦，宗濂主賑事，假便宜發糶粟。復大治水，修潮白、青龍、薊運、北運、通惠、永清各河。疏渠樹防，闢膏腴數萬頃，士民刊碑頌德。以憂歸。再起，爲山西河東道，歷樞布政使、按察使，遷長蘆鹽運使。二十六年，聯軍犯天津，宗濂督蘆勇登陣固守，飛丸裂左脛，血流如瀉，猶裹創治軍。城陷，巷戰，又傷右股。命駐保定督糧臺，旋隨鴻章入都議和。事定，賞三品京堂。未幾，以病乞休，卒。

史樸，字蘭畦，直隸遵化州人。以進士用知縣，分廣東，歷惠來、乳源、南海等縣，所至有威惠。潮陽盜鄭段基殺前令，樸蒞任，立捕誅之。晉羅定知州，留省捕劇盜劉亞才及餘盜九百，並置諸法。粵省海盜久爲患，樸航海往剿，降盜魁張十五仔等，盡散其黨數千，有不受撫者剿平之，擢知府。剿英德土匪，遇伏佛岡，沒深澗，累木得不死。賊踵至，睨之，曰：「史公也！」爭引出，跪進飲食。樸責以大義，數且罵，誓絕粒。賊益敬畏，羅拜感泣，願縛渠自効。會救至，昇之歸。詔革職，仍令自効。匪平，復故官。

粵東匪起，省城戒嚴。守獵德礮臺，連破沙灣、葵塘、新竈各賊巢，賞孔雀翎，知肇慶府。梧州被圍，督兵往援，拔其衆還軍封川，且戰且守。會英人陷廣州，大府不遑西顧。樸與賊相持五閱月，大小數十戰，殺賊數千人。其後賊大至，會提督崑壽水陸並進，大戰封川。

江口，連捷殲賊，軍遂復梧州。晉道員，再權肇羅道。同治二年，移廣州，攝按察使，旋署糧儲道。樸在粵前後垂四十年，善治盜，尤善用。南海隸爲盜誣，特出之，後督捕得其死力。撫瓊盜，易名入伍，多死敵。省圍乏餉，出勸募，立集百萬金。賊初起，獨主撫，及踞梧，則主剿，皆得其機宜。光緒二年，以籌解西征協餉，加鹽運使。鄉舉重逢，賞二品服。四年，卒。

史克寬，字生原，安徽六合人。咸豐中，與兄克諧辦鄉團禦賊。太湖陷，克諧殉。克寬從克太湖、宿松，解六合圍，以國子監典籍保知縣。同治初，劉銘傳剿捻，移征西回，皆挾克寬與俱，爲司饋運及營務處。敘功，擢知府。光緒中，李鴻章督畿輔，檄董工程局，掌河事，治漣沱，於獻縣朱家口開減河三十里，循子牙河故道入海。鴻章上其績狀，因奏任清河道，民立石頌其德。旋以他事被劾奪職，遂歸。

沈保靖，字仲維，江蘇江陰人。咸豐八年舉人。父燿鑒，湖北通判，武昌陷，罵賊被害。保靖出入賊中覓遺骸，三載始得死事狀，得賜卹立祠。李鴻章督師上海，招參幕事，積功至道員。同治十一年，授江西廣饒九南道。時英使訂約煙臺，議於江西湖口輪舟停泊起卸貨物，保靖以有礙九江關稅務，力爭之，總署卒廢約。擢按察使，攝布政使。光緒七年，遷福

建布政使。法越事起，方事急，城閉，錢米歇業，居民洶洶將爲亂。保靖出諭，發庫款三十萬以濟市面，人心始定。以他事被劾奪職，旋復官，遂不復出。所著有讀孟集說、韓非子錄要、怡雲堂內外編等。

朱其昂，字雲甫，江蘇寶山人。同治初，從軍攻南匯。城賊願降，要一人入盟，無敢往者，其昂毅然請入受其降，城始下。旋納賞爲通判，累至道員。北洋大臣李鴻章頗奇其才。福州船政造軍艦不適用，奏改商船。其昂與其弟其詔創議官商合辦，請設輪船招商局，鴻章上其事，遂檄爲總辦。御史董儒翰劾以力小任重，下鴻章查覆，仍力贊其成。於是官商合力開局集股，並收併外人所設旗昌輪船公司以保航權。數年，成效大著。光緒初，直、晉災，其昂輸私財力任賑撫，以勞致疾。鴻章特委權津海關道，越三日卒，詔優卹，贈光祿寺卿。

其詔，字翼甫。納賞爲知縣，累至道員。歷充江、浙漕運事。輪船招商局既成，復請以額定漕運費給輪船代爲海運，局基始固。再權永定河道，時出巡河堤上下，務盡其利弊。遇伏汛暴漲，嘗三晝夜不交睫，親督弁兵搶護，始免潰決，民皆德之。擴充天津電報學堂，成材益廣。時方議辦海軍醫學堂，其詔復捐自置天津法租界地四十畝爲校址以成之，其急

公好義類如此。未幾卒，贈內閣學士。

宗源瀚，字湘文，江蘇上元人。少佐幕，洊保至知府。光緒初，官浙江，歷署衢州、湖州、嘉興府事，敏於吏事，判牘輒千言。在湖州濬碧浪湖，興水利。時太湖潰港淤塞，前守楊榮緒疏濬無功，會有疏陳治法者，下郡，源瀚乃議大興工役，所規畫甚備。榮緒回任，卒成之，補嚴州。兵後凋敝，多溫、台客民寄壘，習於剽劫，廉治其魁，遣散歸者六千人。治嚴五載，煦嘔山民，穿渠灌田，引東、西湖以洩新安江之暴漲，旱潦不害。每巡行田野，勸民力穡。調寧波，通商事繁。有戈鯤者，素豪猾，爲英國領事主文牘，積爲姦利病民。源瀚發其罪狀，牒上大吏及南、北洋大臣，逐鯤海外。法國兵船犯浙洋，源瀚從寧紹台道薛福成籌海防，多所贊畫，數有功。晉道員，署杭嘉湖道。二十年，日本構兵，調溫處道，沿海戒嚴，處以鎮靜，清內匪，捕誅盜渠十餘人，疆圉晏然。又三年，卒於官。

源瀚優文學，尤精輿地，所繪浙江輿圖世稱之。

徐慶璋，字璵齋，浙江山陰縣人。初佐都興阿戎幕，累保知縣，歷任奉天寬甸、蓋平、義州，晉興京同知。所歷多善政。常徼行市中，遇有訟爭者，輒爲剖其曲直而遣之。倡修養

濟院，收養貧民。興俗春耕遲，慶璋集村氓語以農事不可違時之義，衆承其訓，有「早種一天早收十天」之諺，至今誦之。

光緒二十年，由鳳凰廳調遼陽知州。值中日戰亟，省東南各縣相繼淪陷。僅遼陽爲盛京門戶，賴先事籌備。募餉練兵，號鎮東軍，沿邊設防。自遼陽而岫巖、海城、復縣三千六百村士民，編團數萬人，以遼南岫峒徐珍爲練長，勒以兵法。日兵至，慶璋語衆曰：「敵迫矣！援師未集，汝等自爲計，毋與我偕亡。我死，分也。」衆感奮，皆請殺敵，遂迭敗日兵，俘百數十人。戰守歷五越月。長順、依克唐阿督戰，皆倚以爲重，屢詔嘉獎。是時州西連年水災，復募款捐濟，全活無算。慶璋才而負氣，其平日爲政寬猛兼施，衆畏之如秋霜，愛之如冬日，有徐青天之稱。和議成，擢甘肅慶陽知府，遷甘涼道，積勞致病，卒於官。

徐珍，字聘卿，遼陽人。剛正多勇略，日軍犯遼，珍獨率民團守吉洞峪，扼險堅持，敵不得逞。慶璋既屬以練長，會將兵者忌之，飭散團衆，防務遂弛，而吉洞峪鄉團之名，乃著于中外。事定，以抗敵出力，保用縣主簿。拳匪亂作，珍復辦民團，聯數百村，有匪卽剿捕，不分畛域。匪攻騰鰲堡及荒溝，先後剿平之。日俄之戰，珍嚴守中立，不稍假藉。總督趙爾巽嘉珍功，以辦團成績上，有「上不支官款，下不取民財，徒以忠義之故，護衛鄉閭，保全無算」之語。歷保至知府。武昌變起，土匪假革命名嘯聚煽亂。爾巽知珍義勇，委充巡防營

幫統，分防遼陽、海城、岫巖、本溪四城，地方賴以安謐。尋以巡防改編陸軍，遂辭職。卒後，州人建專祠祀之。

蒯光典，字禮卿，安徽合肥人。父德模，見循吏傳。光典幼慧，八歲能詩，隨父官江南，所師友多當代名儒，聞見日擴，名亦日起。其論學務明羣經大義，而以六書、九數爲樞紐，治六書則必求義類以旁通諸學，識雙聲以明假借。性強記，有口辯，尤熟於目錄掌故。有所論難，援據該洽，莫能窮也。

光緒九年進士，授檢討。典貴州鄉試，與其副不相下，以狂倨見譏，然榜發稱得士。充會典館圖繪總纂，精密勝於舊。中東兵起，發憤上書，不報，遂乞假歸。總督劉坤一聘主尊經書院講席。光典念國勢弱，在列諸人惟鄂督張之洞有大略，又嘗所從受業師也，因往說之。洞慎選才俊，習武備，爲異日革新庶政之用。之洞薨之，卒不果，而聘爲兩湖書院監督。二十四年，敍會典館勞，以道員發江南，創辦江寧高等學堂。大學士剛毅按事江南，司道百餘人同詣謁，獨延光典密室縱談國事，語切直。剛毅大憾，卽議裁高等學堂。光典力爭，不能得，拂衣去。坤一兩解之，檄赴鹽城丈樵地，樵地者，故鹽場革蕩也。年餘得可耕之地七萬五千頃，收入荒價亦鉅萬。領正陽關督銷局，歲增銷官引百數十萬。會之洞代坤一爲

總督，以江南財匱，用不足，議增貨釐。光典謂增新釐則病商，毋寧整齊鹽課。之洞因奏陳兩淮鹽事衰旺，謂：「北鹽視正陽銷數，南鹽視儀棧出數。光典爲江南治鹽第一，督正陽既有績，請使主儀棧。期三年，成效必可觀。」詔允之。光典既蒞事，以輪船駐大江三要區，首金焦，次三江口，次沙漫洲，輔以兵艇，私梟斂迹。始儀棧出數不足四十萬引，比三年，增引十餘萬，歲益課釐銀百五十餘萬。乃益增募緝私兵隊，日夕訓練成勁旅，又於十二圩設學堂，建工廠，遂隱然爲江防重鎮。

三十二年，授淮揚海道，加按察使銜。實應饑民劫米，令潛逃。適光典舟至，剴切諭解之。而揚州亦以饑民劫米告，誦知猾胥陰煽衆，卽擒治胥。大吏怒，將窮其獄，以光典言得免。運河盛漲，光典先分檄河員增修隄，而自泊舟高郵守視。壩險工迭出，大吏以故事，視節候測水，檄啓壩，不爲動。歷月餘啓二壩，七月杪乃啓三壩，下河六縣獲有秋。建言淮海災區廣，宜寬籌賑金，不宜設粥廠，使災民麇集，費不貲，且生事。與布政使繼昌議不合，會奉檄入都參議改定官制，遂去任。後江北賑事欸絀而費糜，一如光典言。

三十四年，命赴歐洲監督留學生。諸生不樂受約束，輒相訾謗，歲餘謝職歸。詔以四品京堂候補，充京師督學局長。宣統二年，赴南洋提調勸業會，卒於江寧。

陳適聲，字荅曙，浙江諸暨人。光緒十二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出爲松江知府，鹽梟久爲患。適聲到官，密致其黨爲導，帥健卒策疾騎蹕百餘里，掩其魁捕之，實諸法。松窪下，數苦潦，濬支河三十餘，並籌歲修費數萬金以澤農。以憂歸。拳禍起，暨俗素強，與教仇。不逞者轉相煽惑，衆至千餘，城鄉約期將爲亂。適聲獨命與往喻之，塗與衆遇，勢汹汹，斫與前衡深寸許，正告之曰：「吾楓橋陳某也，來活爾！」爲指陳利害。衆悟且泣，皆羅拜，爭棄械而走。而城中莠民忽蠢起，適聲促官守閉城，捕其魁五人斬以徇，事立平。縣北江藻村，賭窟也。每歲十月，吳、越賭徒紛集，一擲累千金，破家者無算。適聲請於大吏，屆時縣官蒞邸坐禁，著爲例，數百年敝俗至此而革。服除，以勞遷道員，入參政務、練兵、稅務諸政。

三十三年，授川東道。川東，盜藪也，蒞任未浹旬，開縣寇萬餘躡旁縣，立平之。次年，黔中盜魁劉天成結蜀邊逋寇撓川南，防軍數爲所敗。省檄練軍七營剿之，寇至，委械去。適聲立募精勇數百人，部以兵法，疾馳赴援，未匝月，生縛天成歸。江北廳產煤，礦脈綿延數百里，至合州。奸民私售龍王洞於英商，外務部與訂租約，胥江北廳礦產授之，復要展拓至石牛溝，且蔓及兩川。川人憤，將與英商角。適聲力爭之英領事，並密囑川人收石牛溝左右地。英商以無佗地可得，得溝與洞，猶石田也，恫喝百端，不爲動，卒以賤值贖回。治

渝兩載，大吏交章論薦，遽引疾歸。當軸數招之，謝不出。著有明逸民詩、畸廬稗說及詩集等。

潘民表，字振聲，江蘇陽湖人。同治十二年舉人。光緒初，數募金賑直隸、河南、山西諸行省。十五年，山東河決，凡賑歷城、齊河、臨邑、齊東、濟陽、惠民、商河、青城、濱、霑化、海豐、陽信、蒲臺十三州縣，閱四年始竣。災民無歸者衆，民表於歷城臥牛山建屋五百間，窩棚千間居之，使植桑麻，興耕織，疾病婚嫁，皆有資助。別建工廠百間，義塾八所，設教養局董之。因其規畫，歷十年之久，多有藝成自給者，乃以經費改設蒙養學堂。十九年，賑山西大同邊外豐鎮諸廳，亦倣臥牛山成法，收集教養之。尋以州同就職山東，署恩縣，補平度，擢泰安知府。二十八年，河決利津，詔頒內帑十萬，大吏檄民表去任專賑事。晉道員，發陝西，筦農工商礦局。民表諗同官縣土質宜磁，建磁窑同官，興大利。貨竭將中輟，請兼盤屋釐權，以羨餘助磁業，仍不給，且虧稅，計無所出，竟仰藥死，時論惜之。

民表瘁於賑務二十餘年，每遇災祲，呼籲奔走，置身家不顧，敝衣草履，躑躅泥塗，面目黧黑，非人所堪，貲斧悉自貸。及服官，俸入悉以償賑債，充賑用。自義賑風起，或從事數年，由寒儒而致素豐。如民表之始終無染，歿無餘貲者，蓋不數觀。

嚴作霖，字佑之，丹徒人。以儒生奮起司賑事。自光緒二年始至三十年，歷賑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安徽、江蘇、直隸、廣西、奉天、陝西數行省。每兼濬河修隄，以工代賑。作霖性強毅，赴事勇決，綜覈無糜費，久而爲人所信，故樂輸者衆。其施賑不拘成法，隨時地而取其宜。當時疆吏以義賑可矯官吏拘牽延緩積習，樂倚以集事。作霖不求仕進，輒辭薦剡，僅受國子監助教銜，數被溫詔嘉焉。積賑餘貲興揚州、鎮江兩郡善舉。及歿，子良沛出二十餘萬金爲恤蔭、保節、備荒等用，成其遺志云。

唐錫晉，字桐卿，無錫人。父文源，閩門殉粵難，積尸滿井。亂平，錫晉拾親骨，瀝血取驗，誓奉遺訓力行善。光緒初，聞豫、晉災，始募義賑。十四年，以恩貢授安東縣教諭。時淮、徐、海大水，錫晉棹小舟往賑，憂勞甚，鬚髮爲白。明年，安東湧，益募金賑之。冬，復賑山東沿海諸郡災，爲置常平倉。二十六年，兩宮西狩，關中大饑，人相食。錫晉醵金四十萬往賑，歷二州八縣，艱困不少阻。災區廣，賑款且匱，乃單車詣行在，請於大學士王文韶，得二十萬金益之。事竣，返安東。坐劾安東知縣貪殘，同落職。兩江總督端方等奏復錫晉官，改銓長洲，後以輸金助賑保道員。三十二年，湘中災，官紳復以賑事囑。秋，淮浦被水，流民數十萬洶聚，諭遣勿散，咸曰：「有司行賑不足恃，必得唐公。」時錫晉臥病，猶強

扶而至。衆見其來，驩曰：「吾生矣！」乃各還歸待賑，遂以無事。

宣統三年，方籌賑江、皖，而武昌變起。錫晉憂憤，病日劇，越歲卒。錫晉治賑，自乙亥至辛亥，凡三十有七年，其賑地爲行省八：山西、河南、江蘇、山東以及陝西、湖南，東至吉林，西至甘肅，其賑款過百萬以上。義賑之遠且久，無過錫晉。歿後衆思其德，受賑各省咸請立祠祀之。

婁春蕃，字椒生，浙江紹興人。以貢生納貲爲同知，歷保道員。久參北洋幕府，李鴻章尤重之，常倚以治繁劇。春蕃熟諳直隸水利，永定河常歲決，思患預防，以時消息之，河不數病。長蘆鹽商久因增釐，春蕃務爲寬大，課裕而商不撓。尤精刑律，審覈維慎，直省遂無冤獄。拳亂作，力主剿辦。爲總督裕祿草奏，痛陳邪術萬不可信，戰岬萬不可開，以一服八，決無倖理。裕祿初頗信之，不能堅持，卒致敗裂。匪以通敵誣紳富，請搜殺。春蕃力阻，多保全。事亟，春蕃首請召鴻章北上停戰議和。及聯軍猝至，同僚皆走，春蕃獨留不去，艱苦謀措，至一月之久。鴻章至，復參和議，約成，辭優保。辛亥事起，人心惶惑，春蕃夙夜籌慮，獨爲地方謀保安。焦勞益甚，猝病卒。

春蕃敦節操，有經濟才。自鴻章延入直幕，先後垂三十年。歷任總督如王文韶、榮祿、

袁世凱、楊士驤、端方、陳夔龍等，皆敬禮之。雖不樂仕進，未親吏治，而論治佐政，留意民生，各郡縣皆奉爲圭臬。歿後，直人思其德，公請附祀鴻臚祠。

論曰：各省監司能著聲績者，大抵多起於守令，蓋親民之效焉。及兵事興而有軍功幕職，捐例開而有輸餉助賑，雖其初不必盡親吏治，而以實心行實政，流愛於人，民之感之，亦豈有異？自汝奎、宗濂以至錫晉、春蕃諸人，德惠在人，後人稱之至今，不可敬哉！

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三

列傳二百四十

榮全 喜昌 升泰 善慶 柏梁 恩澤 銘安 恭鏜

慶裕 長庚 文海 鳳全 增祺 貽穀 信勤

榮全，關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一等威勇侯那銘嗣子。咸豐元年，襲爵，授二等侍衛。從征山東，以功遷頭等，還直乾清門。十一年，出爲塔爾巴哈臺領隊大臣，歷喀喇沙爾辦事大臣、伊犁參贊大臣。同治五年，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署伊犁將軍。明年，調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。時纏回襲陷伊犁，俄乘機遣兵入，藉口代爲收復。榮全內籌守禦，外示羈縻。又以索倫、蒙古被兵，民多亡入俄境，爲請擇地安插，分部護之。

八年，朝旨以新疆各城多與俄接壤，命榮全會俄官，依三年勘辦西北界約記，建設烏屬界牌鄂博。先是，塔城和約兩國分界，自恰克圖西北踰烏梁海，首沙濱達巴哈，訖浩罕邊

界，繪畫地圖，識以紅綫。至是，集議烏克卡倫仍依舊界，惟自東北沙濱達巴哈至西南賽留格木山柏郭蘇克壩補牌博八，明定界限，所謂烏里雅蘇臺界約是也。九年，坐烏魯木齊城陷，褫職留任。十年，俄遣柯福滿將軍占領庫爾札，聲收烏魯木齊，詔榮全赴伊犁收回城池。榮全遂自烏城西進至霍博克賽里，直抵塔爾巴哈臺。會天大雪，止舍。踰歲，與俄官布呼策勒傅斯奇集議色爾賀鄂魯勒，榮全向之索還。俄官陽言請命本國，而陰遣兵襲取瑪納斯，駸駸欲東犯。榮全不獲已，返塔城。是時，俄人據伊犁可千餘人，滋驕橫，索倫、錫伯苦之。十二年，錫伯窘益甚，榮全濟以銀，俄官反出阻之。榮全曰：「爲我屬地，我自濟之。與俄奚涉焉？」牒駁之，俄官詞屈。上聞而嘉之。

會回構安集延擾動，上命榮全進攻瑪納斯緩寇勢，遂復其官。十三年，白彥虎犯上馬橋，榮全遣軍敗之沙子山。光緒二年，師克瑪納斯南、北二城。榮全數有功，尋召入京，歷兼護軍統領、右翼前鋒統領。五年，卒，卹如制。

喜昌，字桂亭，葛濟勒氏，滿洲鑲白旗人，世居吉林。亦以防俄著。初從軍征捻，累功至協領。河內之役，以少勝衆，功尤盛，晉副都統。西捻平，賜頭品秩，充西寧辦事大臣。光緒六年，調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。時中俄有違言，俄軍窺吉林邊壤。朝命喜昌佐防務，因上言琿春爲兵衝要地，宜練馬隊二千、步隊八千資守禦。踰歲，抵琿春，相度地勢，迺專囑